



大 会

Distr.
GENERAL

A/C.3/48/23
1 December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八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11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有关难民、回返者
和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报告

1993年11月29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给你的信。请
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13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伊纳尔·巴图(签名)

93-67678 (c) 021293 021293

021293

附件

1993年11月15日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1993年11月8日希族塞人代表在第三委员会的会议上就题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报告”的议程项目113所作的发言。

一如希族塞人政权的一贯伎俩,希族塞人代表一再抓住这一机会,表现他对土族塞人根深蒂固的敌视,全然无视土族塞人的权利。这是希族塞人一方再次盗用“塞浦路斯政府”的名称;这一名称是他们在1963年牺牲我们的利益用武力夺取的。因此,我必须行使答辩权,用书面回答这一无稽之谈。我感谢土耳其政府让我这样做。

土族塞人一方认为,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不应利用它搞宣传。我们作为塞浦路斯的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受害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所作所为证明了我们对此问题所采取的真诚的、人道主义的态度。

在秘书长1963年至1974年间的报告内有许多关于我族人民所蒙受的苦难的证据,由于希族塞人攻击我们,企图打破我们抵抗希腊兼并塞岛(希塞统一)的行动,并随之开展种族清洗运动,有四分之一的土族塞人沦为难民。举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恢复那些往往忘记或无视这一问题的根源的人的记忆:

“126. 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骚动发生并在一九六四年初继续进行时,成千的土裔塞人逃离他们的家乡,仅仅带走他们所能载运及携带的事物,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土裔塞人村庄及地区避难.....”(S/8286,1967年12月8日)

关于难民问题给土族塞人带来的苦难的更为详细的描述见1964年9月10日S/5950号文件内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摘要如下:

“190. 土族除了上半年在农业和工业上所蒙受的损失之外,还失去了其

他一些收入来源,包括以前受雇于塞浦路斯政府和希族塞人区内的公营和私营企业的4 000多人的薪水。由于目前的局势,土族的贸易量在这期间大为下降,失业率达到很高的水平,大约有25 000名土族塞人成为难民。土族部族院用于发展和其他项目的开支及其他开支大幅度减少,因为以前政府每年提供的补贴在1964年便告终止。而且,其余的大部分资源不得不用于失业救济和其他形式的补助,因为约有一半人须靠救济。据土族塞人部族院发表的数字,从红新月会接受某种形式的援助的人数约达56 000人,其中包括25 000流离失所人士、23 500名失业人士和7 500名失踪人士、残疾人士和其他人士的家属。”

在以后的11年中为让这些难民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受到希族塞人一方的阻挠。

这便是目前的局势的起因,当时的政治事务委员会总报告员弗朗茨·卡拉泽克先生所作的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中的以下摘录(见1975年4月11日第3600号文件第11段)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经济、社会和教育上的不平等以及人身不安全是两族间的不信任和恐惧、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和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间的地区隔离和社区隔离的根源……这造成了土族社区感到被剥夺基本权利、受到压迫……人道主义上的苦难是为时11年的塞浦路斯危机的根源。”

因此,希族塞人对这项问题的指控确实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希族塞人才是1974年的事件之后造成影响双方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的罪魁祸首,况且这是希腊军政府在1974年7月15日发动政变之后的必然结局。岛上半数以上的土族塞人离乡背井;由于政变的缘故,许多土族塞人都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离开,然后在能够找到安全所在的塞浦路斯北部重新聚集。

两族居民于1975年7月31日至8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社区间第三轮会谈中确定了两族人民各自在岛上不同部分聚集,双方在会谈中同意自愿将其遗留原地的居民迁往各自聚居地区,土族塞人迁往北部,希族塞人迁往南部(见1975年8月5日S/11789

号文件,附件)。有关双方居民迁移的协议在联塞部队的监督和协助下得到实施,这实现了岛上两族居民分住两区的解决办法(见1975年9月10日S/11789和Add.1号文件)。

1977年2月12日双方领袖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和马卡里奥斯主教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对在双族双区联邦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了协议。在此之后,这一一直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1979年5月19日登克塔什总统和基普里亚努先生达成的另一次高级别协议又重申了这项协定。秘书长的报告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也一再重申这项双族双区原则,将其作为以联邦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形式。

希族塞人对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的看法和要求证实了我方长期以来的观点,即希族塞人又在重复制造1974年以前令人无法接受的情况,当时他们就把流离失所的土族塞人作为人质和政治工具看待。我们不能期望当时遭到袭击、屠杀、骚扰和虐待的我方人民再次陷入这种水深火热的境地。

1983年11月22日英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兼作家罗杰·斯克拉顿在《伦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会关心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这篇文章反映发我方人民真正的恐惧和期望。以下是该文是的有关摘要:

“在随后进行的谈判是,希族塞人拒绝考虑任何承认土族社区合法地位的解决办法:土族仍占少数,受到‘少数民族权利’法案的保护,因此散居在曾经意图谋害他们的人中间。认为土族甚至会有这种荒唐作法的想法就充分说明了希族塞人对一起住在岛的居民多么蔑视。”

在这方面,对土族塞人尤为不祥的是,势力庞大的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教长克里索斯托摩斯大主教公开惋惜地说,希族塞人不再可能对土族塞人使用恐怖和暴力。他的惊人之言摘自1993年3月22日的希族塞人日报《战斗报》上发表的一项声明,其言不言自喻,因此无须再作解释:

“要是我方人民还住在被占领区内,我们就可以打游击战了。不幸的是,我方人民逃离了这些地方,让土族人在这些地方横行霸道。”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13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奥斯曼·厄尔图格(签名)
